

笔墨“宓”境 文艺界追思曾宓先生

2022年9月24日23时30分,著名画家曾宓在杭州家中逝世,享年90岁。9月29日上午,“笔墨‘宓’境——曾宓先生追思会”在浙江展览馆举行,活动由中国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许江主持,浙江省文联、中国美院、浙江画院主要领导、曾宓生前好友、媒体记者及曾宓女儿曾莹等出席。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马锋辉专门发来书面发言。



文艺界人士追思曾宓

曾莹(曾宓先生女儿)

我说不出爸爸在艺术上的成就,我跟大家分享几个只有我知道的瞬间。他是8月16日进医院的,17日早上,医院里分了营养餐,有牛奶、肉包子和鸡蛋。肉包子、鸡蛋他咬不动,喝了一点牛奶,2毫米的牛奶喝了20分钟。最后他不想喝了,我给他掰了一点点肉包子的馅放到他嘴巴里,他吃出是肉的味道就笑了。

第二个场景,我后来来到ICU去看他,从外面进来,手很冷。我去摸他的时候,他感觉到我很冷,可能当时并不知道我是谁,但是他很本能地把我的手放到他的肚子上,想把我的手捂得热一点。

第三个场景,有一天我去医院看他,我穿的裙子领子有一点大,头低下去的时候,他在氧气罩里奋力地想跟我说话,我就把氧气罩给他摘了听他讲。他意思就是说领子太大,脖子这里太空了不好看,要戴一条项链,这样就会美一点。他以前给我买过很多条项链,他希望我挂起来。

第四个场景,8月17日进ICU,是我陪他进去的,刚刚进去的时候他需要插胃管。插胃管是很痛苦的,医生拉着他的两只手,我抱着他的腿,插进去的时候,他因为很痛苦,把眼睛睁开,死死地盯着我,两行眼泪落下来。

最后一个场景,他呼出最后一口气,我捏着他的手,他的手迅速地变得很白很白,皮肤晶莹剔透

马锋辉(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

中秋节,我在北京通过长青代我向曾老师问好,祝老人家中秋快乐,身体健康!意想不到今年的中秋向曾老师的问候竟是最后的一次。

与曾老师二十余年的交往,我历历在目,情真意切。在浙江美协工作期间,与曾老师一起赴云南大理、香格里拉、丽江玉龙雪山采风写生……在浙江美术馆工作期间,举办了“八十初度”曾宓作品展览。听曾老师讲他的书画,时常会与曾老师登吴山

透,像一个婴儿一样雪白粉嫩,然后就这样走了,那是24日晚上11点半。我一直坐在他旁边。

25日上5点50分左右,我们家的窗口飞来一只白鹭,非常神奇,白鹭在我们小区里很少看见,那天它就在我爸爸的窗口来回飞了几次,我和妈妈都看见,那个白鹭的样子像极了我爸爸戴白帽子的样子。

我分享这些只有我知道的瞬间给大家,是想告诉大家,爸爸来这个人世间是来游戏的,他是来玩的,他的绘画无论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手段,中国画也好,水墨也好,西画也好,构图也好,其实都是他的工具,他用这些工具把他在人间的那些想法记录下来,无论是山水,还是人物,还是鸡鸭、兔子,这是他看到的世界,他想留下来的感念,他留在纸上。

最后他走了,他在这个人间最后受的苦,用两行眼泪表达,他不玩了,他走了。虽然我很伤心,很舍不得,可是我也很满足,有这么多人如此感怀他。他也很有福气,在人间潇洒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只是要开心。

现在他开心了,他在自己的家里走的,全家这么多人陪着他。我心里很难过,但也很喜悦,我知道他玩够了,去别的地方玩了。我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对他的怀念,我们好好地活着,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开开心心的日子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城皇阁,在西湖边喝茶谈艺,也经常携作品向曾老师求教,是曾老师指教我中国画的书法落款格式,要把字写成像串珠一样贯穿起来成排落在画中,是他传授我中国画构图的营造法式经验和用笔用墨的要义,甚至还指点我如何洗毛笔,如何保护毛笔,说毛笔本身写不坏,都是被洗坏的等绘画相关技法。我画松也是与曾老师一起赴日本访问交流期间,在海岛上的松林中晨跑得到的感悟和启发。

曾老师画的山,让人敬仰并回望难舍,曾老师画的水,让人清澈并洗心濯尘。曾老师虽然离我们而去,但是他艺术人生的精神感召永在。

送别曾宓

■本报记者 蔡树农



2021年3月29日,美术报总编辑杨丽带领记者前往曾宓老师家中拜访,并对其进行专访。

曾宓先生的绘画是一代丰碑,一代大师。

——许江

9月27日,送别曾宓,送别当代中国画的一位大家。

今年夏天很长很热,急性子的曾宓善解人意,选择秋色正清华的秋日突然干干净净地走了,整个病程也就一个多月。他唯一的宝贝女儿曾莹发朋友圈:“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男人,如今已是天边的一抹云彩。”曾宓从天边迈入天国则是一幅绘画,一张书法,一粒乒乓,一声清唱,一种难以复制的风度。他的艺术有风度,为人有风度。风度是比风格高级的有品位的本质存在,风度一定是艺术与人格的相映统一,曾宓及曾宓艺术的风度翩翩俨然成为中国美术界的独特符号,有趣的灵魂,有趣的笔墨,风骚迷人。

曾宓是在杭州邻近西湖的家中仙逝的,住院治疗期间意识尚清楚的时候,他对家人说“我要回家”,回家昏迷中醒来他又对家人说“我要回家”。他是福州人,福州是他的家,他杭州住了几十年,杭州是他的家,他的内心深处,艺术更是他的家。他走后第二天清晨六时许有一只白色的仙鹭逗留他家阳台,是要接引生前喜欢穿白色西装西裤,戴白色鸭舌帽、白色手套的曾宓远游天国?可能,天国是热爱艺术、热爱运动、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爱公益、热爱真理的曾宓的自由家园,他依然可以在这里画画、写字、唱歌、爬山、喝绿茶、打乒乓球,可以在这里欣赏风花雪月、文房古董,可以在这里静静地羞涩地微笑,可以在这里思念福州、杭州,思念亲人,思念朋友,思念遇见的一切美好。

曾宓“容我漫索”的画主要受黄宾虹影响,但又丰富了黄宾虹、跳出了黄宾虹,点划皆性情,因为他同时是受石涛、石溪、石鲁、傅抱石等影响的“三石楼主”,色墨圆融,隐幽禅意,是他与众多学黄宾虹者最大的不同,这种过人之处奠定了他今天绘画地位的基石。曾宓山水、人物、花鸟无一不精通、无一不佳妙,晚年锲而不舍、万法诸相的书法亦可视作曾宓元素的“画墨”,有一路把四者汇于一体再叠加刻意盖印的绘画当代画家几乎找不出第二位比肩者,是标配的“书与画”,是画之大者、智者、能者,故其人能寿,其画能寿,仁者寿,寿者相,传乎千秋。他能全面熟练掌握用水、用墨、用色、用笔、用印、用纸、用心、用情、用力,浓淡、枯湿、阴阳、松紧、素艳、轻重,曾宓均自在地营造挥洒,极尽“能量”,孤独求变。温情的他视野开阔,坐怀中西,不是诗人,笔底的画却充满诗趣童贞,还洋溢着卓别林式的诙谐幽默,除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任何题材,他把女人画得那么情味可乐、香色可餐,堪称一绝。此外,曾宓绘画的黑色底蕴“道可道,非常道”,大有名堂。

“逸笔成空响;真身作道安。”今天,送别曾宓;今天,“老玩童”曾宓玩够了,不想玩了;今天,才发现不攀附权贵的曾宓其实是一位平民画家,是一位住在西湖边经常一袭白衣、木讷仁厚、坦荡纯真的长者;今天,我们又在悼唁大厅听到了曾宓唱歌的声音;今天,我们有序送别曾宓: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他在天国,但并没有离开我们。